從事編目近 40 年，陳友民堅守崗位。

投身編目 40 年 心繫傳承

陳友民退而不休 堅守編目工作

文、圖／葉俊甫

今年 7 月，甫自國家圖書館退休的陳友民，仍時常出現在館內，頭髮雖已斑白，但已擔任編目工作近 40 年的他，優游在編目為他開拓的學術天地，樂此不疲。

「雖然工作了這麼多年，但退休後，我對圖書館學、目錄學還是充滿了熱情。」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組長陳友民，自師大國文系畢業後，民國64年通過國家考試，進入當時國家圖書館前身的國立中央圖書館，從事編目工作，一路走來，一直堅守在編目的工作崗位上未曾離開。

陳友民說，求學時期他從劉紀澤《目

錄學概論》、余嘉錫的《目錄學發微》、俞爽迷《圖書館學通論》、沈學植的《圖書館學ABC》等著作中，開啟了他對於圖書館與目錄學的興趣，之後接觸到金敏甫的《圖書編目學》、倪寶坤的《圖書館編目學》，讓他更進一步了解，目錄學是編目的理論基礎，而編目工作是目錄學的應用。

編目工作開啟眼界

陳友民說，編目主要是針對「書」進行著錄，著錄圖書的特徵，編目過程中，對書進行簡要介紹，他認真地說「每一本書，都是記錄著人類學術成果、文化流變的載體」，進行文獻編目著錄工作時，目錄學開啟了一扇大門，讓他間接地觸及到不同的知識與學術領域，讓他理解學術天地的無限寬廣，可讓人翱翔遊蕩。在編目過程中，他絲毫不覺得枯燥，因為透過「以著作引介著作、問題引導問題、內容啟發內容」猶如滾雪球一般，擴大了自己的眼界。

陳友民說，投身編目工作多年，越做越覺得自己學識的不足。他強調，其實編目工作涉及的不僅僅只是簡單的抄錄，它牽涉校勘、辯偽、編輯、印刷、出版等專業領域，編目工作處理的也不僅只是肉眼所見的「書本」，它更是一種記載文化知識的學術，透過書籍，等於間接保存了文化紀錄與知識流變，「因此，編目工作很重要。」

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，陳友民認為，編目工作最辛苦的部分在於「查證」，包括著錄內容、權威記錄及文獻標引的查證。像是書名、作者、出版者、出版年分、圖書館所用的檢索標目是否標準一致、是否有給予恰當的分類號與主題詞等都要查證，「查證不僅花時間，也花腦力，編好一筆資料，往往折騰三、四個鐘頭，算不了甚麼。」

陳友民舉例說，在戒嚴時期有許多禁書，像是文獻目錄學家張舜徽，就以張堯安的名義出版書籍，當初取其「堯舜」、「安徽」各取一字而變通，若不仔細查證，會以為是不同的兩個作者，而認為是兩本不同的書。

不過正因需查證，讓陳友民培養出凡事要恪遵規範標準、斤斤計較，以及細心與耐心。他說，有時書的高、廣差一公分都得計較；另外編目工作每個欄位的抄寫鍵入，都會留下紀錄，「萬一不小心編錯了，無法檢索判讀，匯聚資料有所錯誤，回頭一查，就知道是誰編的，可是會來算帳的！」

投身佛教圖書分類法

陳友民回憶，因為對佛教文獻學的興趣，也讓他一頭栽進了修訂《佛教圖書分類法》的工作中，他從僅是興趣出發，自己接觸閱讀佛教概論與編目學的書籍，後來協助完成了30多年未曾修訂的《佛教圖書分類法》使用手冊，他參與完成《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》；他也投身教學工作，將近40年來積累的編目工作經驗，透過在各地的教學傳承，同時發表許多相關文章。

陳友民認為，想要投身編目工作，除了有興趣、喜歡看書外，也需要在圖書館學、編目學、分類學、資訊學等專業基礎上有所理解，最好更能培養其他專業領域的第二專長，才能讓從事編目工作更順當愉快。

雖然已經退休，但他仍喜歡工作的感覺，陳友民說，「館裡有需要我協助的時候，我就會回來幫忙。」他退而不休，仍堅守在編目工作的崗位上，透過指導編目、教學、撰寫圖書分類介紹等方式，把他對編目工作的喜愛，繼續傳承下去。